

醒世姻緣傳考證

目次

醒世姻緣傳考證……………胡適……………一—八四

醒世姻緣傳考證的後記……………胡適……………一—四

附錄七種

(一) 柳泉蒲先生墓表……………張元……………一—二

(二) 元配劉孺人行實……………蒲松齡……………三—六

(三) 江城，邵女，馬介甫……………蒲松齡……………七—三四

(四) 鄉園憶舊錄 一則……………王培荀……………三—五

(五) 骨董瑣記 一則……………鄧之誠……………三—六

(六) 一封考證醒世姻緣的信……………孫楷第……………三—七—八—四

(七) 蒲松齡的生年攷……………胡適……………八—五—九—八

醒世姻緣傳考證

胡適

亞東圖書館標點重印的醒世姻緣，已排好六七年了；他們把清樣本留在我家中，年年催我做序。我因為不曾攷出這書的作者『西周生』是誰，所以六七年不能動手做這篇序。我很高興，這幾年之中，材料漸漸增添，到今天我居然可以放胆解答『醒世姻緣的作者是誰』的一個難題了。

這個難題的解答，經過了幾許的波折，其中有大胆的假設，有耐心的搜求證據，終于得着我們認為滿意的證實。這一段故事，我認為可以做思想方法的一個實例，所以我依這幾年逐漸解答這問題的次序，詳細寫出來，給將來教授思想方法的人添一個有趣味的例子。正是：

鴛鴦繡取從君看，要把金針度與人。

一 我的假設

醒世姻緣刻本首卷有『西周生輯著，然藜子較定』兩行字；又有一篇弁語，末尾寫着：

環碧主人題

辛丑清和望後午夜醉中書

這都不能供給我們什麼考據的材料。辛丑也不能定爲那一個辛丑；我們又無從知道這篇弁語是著書人的自序，還是刻書人的手筆。

書中的事蹟托始於明朝英宗正統年間，直到憲宗成化以後，都在十五世紀約一四四〇—一五〇〇。但我們看這部書裏面的事實，就可以知道這部書決不是明朝中期的作品。有幾條證據：第一，書中屢次提到楊梅瘡。我們知道楊梅瘡是西洋人從美洲帶回歐洲，又從歐洲流傳到中國的。在中國進口的地方是廣東，所以楊梅瘡在這

書裏又叫做廣東瘡。哥倫布發見美洲在弘治五年（一四九二），已在十五世紀的末年了；所以我們估計醒世姻緣應該是十七世紀的書，或是明末，或是清初，不會更早的了。第二，書中屢次提到水滸傳西遊記的典故（如第八十七回的牛魔王夫人，地煞星顯大她係二娘等；如第九十八回林冲武松虛俊曉等），可見這書的著作在水滸傳西遊記的定本已很風行之後，這也應該在明末清初的時代了。

我爲此事，曾去請教董綬金（康）孟心史（森）兩位先生。孟先生曾給我一封長信，他主張此書大概是清初的作品。我後來推想楊梅瘡推行到北方應該需時更久，所以我也傾向於這一說。

但西周生究竟是誰呢？這個問題的解決應該從那一點下手呢？我研究全書的內容，總覺得這部書的結構很像聊齋志異裏的江城一篇。醒世姻緣的結構是一個兩世的惡姻緣：

（一）前生

晁源射死了一隻仙狐，又把狐皮剝了。他又寵愛他的妾珍哥，把他的妻計氏逼的上弔自殺。

(二)今生

晁源托生爲狄希陳，死狐托生爲他的妻薛素姐，計氏托生爲他的妾童寄姐。狄希陳受他的妻妾的種種虐待，素姐的殘暴凶悍更是慘無人理。後來幸得高僧胡無翳指出前生的因果，狄希陳念了一萬遍金剛經，才得銷除冤業。

作者在『引起』裏指出這一條可怕的通則：

大怨大仇，勢不能報，今世皆配爲夫妻。

他又有詩道：

……名雖伉儷緣，實是冤家到。前生懷宿仇，撮合成顯報。同床睡大蟲，共枕棲強盜。此皆天使命，順受兩毋躁。

全書末回裏，胡無翳對狄希陳說：

這是你前世裏種下的深仇，今世做了你的渾家，叫你無處可逃，才好報復得萬實。如要解冤釋恨，除非倚仗佛法，方可懺罪消災。

我們試把這個結構來比較江城的故事，就可以看出這兩個故事是同樣的。江城的事是這樣的：

(一) 前生

一個士人誤殺了一個長生鼠。

(二) 今生

士人托生爲高蕃，死鼠托生爲樊江城，兩人幼小時相戀愛，結婚後，江城忽變成奇悍，高蕃受了種種奇慘的虐待。後來他的母親夢中見一位老人告訴她道：『此是前世因，……今作惡報，不可以人力爲也。每早起，虔心誦觀音咒一百遍，必當有效。』高家父母都依夢中的話去行，

兩月餘之後，江城果然悔悟了，竟成爲賢婦人。

這兩個故事太相同了，不能不使我注意。相同之點，可以列舉出來作一張對

照表：

	醒世姻緣	江城
(1)	狄希陳前生殺一隻仙狐。	高蕃前生殺一隻長生鼠。
(2)	仙狐托生爲妻（素姐），凌虐狄生。	死鼠托生爲妻（江城），凌虐高生。
(3)	素姐之父借住狄翁的房屋。	江城之父借住高翁的房屋。
(4)	素姐未嫁時性情良善，嫁後性情大變。	江城也是嫁後『反眼若不相識』。
(5)	素姐氣死翁姑父母。	江城的父母也因氣憤病死。
(6)	狄希陳的朋友相于廷因笑謔被素姐戲弄。	高生的朋友王子雅因笑謔被江城暗害。

(7) 高僧胡無翳指出前生因果。

老僧用水噴江城，指出她的前生。

(8) 狄希陳念金剛經一萬遍，冤業才得

高氏父母每日念觀音咒一百遍，江

銷除。

城竟悔悟了。

江城篇有附論，說：

人生業果，飲啄必報。而惟果報之在房中者，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慘。

醒世姻緣的『引起』也說：

大怨大仇，勢不能報，今世皆配爲夫妻。……那夫妻之中，就如頸項上癭袋一樣，去了愈要傷命，留着大是苦人。日間無處可逃，夜間更是難受。……將一把累世不磨的鈍刀在你頸上鋸來鋸去，教你零敲碎受。這等報復，豈不勝如那閻王的刀山劍樹，磔搗磨挨，十八重阿鼻地獄？

這兩段議論可算是同一個意思，不過古文翻成了白話罷了。

醒世姻緣的作者問題，好像大海裏撈針，本來無可下手處。可是江城的故事使

我得着一個下手的地點了。所以我在四五年前就提出一個假設的理論，說：

醒世姻緣和聊齋志異的江城篇太相像了，我們可以推測醒世姻緣的作者也許就是聊齋的作者蒲松齡，也許是他的朋友。

一 內證

我有了這個假設，就想設法證實他，或者否證他。不曾證實的假設，只是一種猜測，算不得定論。

證實的工作很困難。我在前幾年只能用聊齋志異和醒世姻緣兩部書作比較的研
究，想尋出一些『內證』。這些『內證』也有很值得注意的：

第一，聊齋的作者十分注意夫婦的問題，特別用氣力描寫悍婦的凶惡。這一點正是醒世姻緣最注意的問題。聊齋江城篇附論說：

每見天下賢婦十之一，悍婦十之九，亦以見人世之能修善業者少也。

醒世姻緣也說：

但從古來賢妻不是容易遭着的，這也即如『王者興，名世出』的道理一般。

聊齋寫悍婦的故事有好幾篇；江城之外，有馬介甫篇（卷十）的尹氏，孫生篇（十四）的辛氏，大男篇（卷三）的申氏，張誠篇（卷二）的牛氏，呂無病篇（卷十二）的王氏，錦瑟篇（卷十二）的蘭氏，邵女篇（卷七）的金氏。十幾卷書裏寫了這麼多的奇悍婦人，這還不夠表示作者的特別注意這個問題嗎？聊齋還有一篇夜叉國（卷五），寫一個母夜叉和人配合，生二子一女；後來一個兒子立了戰功，封男爵，那位夜叉母親也封夫人。附論說：

夜叉夫人，亦所罕聞。然細思之，亦不罕也。家家牀頭有個夜叉在。

最奇怪的是，人見了那位真夜叉雖然『無不戰慄』，然而究竟因為她受的人類文明的薰染還不很深，她還夠不上悍婦的資格。比起上面列舉的各位太太們來，這位道

地的母夜叉真可以算是一位賢德夫人了！

醒世姻緣和聊齋志異同樣注意描寫那些沒有人理的悍婦，這一點使我更疑心兩部書是同一個人做的。

第二，醒世姻緣的偉大，雖然不是聊齋的短篇所能比擬的，然而聊齋裏的一些悍婦好像都是薛素姐和童寄姐的草稿子，好像先有了這些炭畫的小稿本，——正面的幾幅，背面的又幾幅，工筆的幾幅，寫意的又幾幅，——然後聚精會神，大筆淋漓，綜合成醒世姻緣裏的兩幅偉大的寫真。聊齋裏的悍婦，一個一個都是具體而微的薛素姐童寄姐，不過因為是古文的短篇，只寫得一個小小的方面，不能描寫的淋漓盡致。但有許多處的描寫，實在太像醒世姻緣了，使我們不能認作偶然的巧合，使我們不能不認作稿本與定本的關係。

聊齋志異寫悍婦，往往用『虛寫』的法子，就是不詳細寫一個婦人兇悍的事實，只說她的丈夫忍受不住了，只好逃走躲開。如大男篇寫申氏，只說她『終日曉

聒』，使她的丈夫『恆不聊生，忿怒亡去』。如呂無病篇寫王天官的女兒的驕悍，只說她『數相鬪鬪』，她的丈夫『患苦之，……不能堪，託故之郤，逃婦難也』。寫丈夫『逃婦難』，正是用虛筆反映悍婦的可怕。在錦瑟篇裏，作者更盡力運用這種虛寫方法：王生的妻子蘭氏驕悍極了，『常庸奴其夫』，王生有一次對她說：所遭如此，不如死。

太太更生氣了，就問他預備何時死，怎樣死法，並且給他一條索，讓他好去上吊。

王生忿投羹碗，敗婦賴；生含憤出，自念良不如死，遂懷帶入深壑，至叢樹下，方擇枝繫帶，……

他遇見鬼仙了。他剛入門，

有橫流湧注，氣類溫泉。以手探之，熱如沸湯，亦不知其深幾許。疑卽鬼神示以死所，遂躡身入，熱透重衣，膚痛欲糜。……

他極力爬抓，才得上岸，又

有猛犬暴出，訖衣敗襪。

這些痛苦，他都不怕，他只怕回家。他對那女鬼說：

我願服役，實不以有生爲樂。

女鬼說：

吾家無他務，惟淘河，糞除，飼犬，負尸。作不如程，則剮耳劓鼻，敲別蹠趾，君能之乎？

那位『求死郎』說，『能之』。但他

回首欲行，見尸橫牆下，近視之，血肉狼籍。（婢）曰，『半日未負，已被狗咋。』即使生移去之。生有難色。婢曰，『君如不能，請仍歸享安樂。』生不得已，負置秘處。

錦瑟一篇是最用氣力的虛寫法，但寫丈夫這樣冒死『逃婦難』，就可以使我們想像悍婦之苦真『勝如那閻王的刀山劍樹，磔搗磨挨，十八重阿鼻地獄』。

但反面的虛寫究竟不好懂，不如正面的實寫。聊齋實寫悍婦的罪惡，有江城，邵女，馬介甫等篇。邵女篇的金氏的悍狀是：

(1) 虐待妾，一年而死。

(2) 虐待妾林氏，逼她弔死。

(3) 鞭妾邵女。『燒赤鐵，烙女面，欲毀其容。又以針刺脇二十餘下。』
丈夫娶妾，太太逞威，這還在情理之中，所以作者自己也說：

女子狡妒，天性然也，而爲妾媵者又復炫美弄機以增其怒，嗚呼，禍所由來矣。

馬介甫篇寫楊萬石妻尹氏的悍狀就比金氏更不近情理了。

(1) 她『奇悍，少忤之，輒以鞭撻從事。』

(2) 她的公公『年六十餘而鰥，尹以齒奴隸數。楊與弟萬鍾常竊餌翁，不敢令婦知。頽然衣敗絮，恐貽訕笑，不令見客。』

(3) 妾王氏有妊五月，她知道了，剝了她的衣裳，痛打幾頓，把胎打墮。
(4) 她『喚萬石跪受巾幘，操鞭逐出。……觀者填溢。』馬介甫拉住楊萬石，替他解下女裝，『萬石簪身定息，如恐脫落。馬強脫之，而坐立不安，猶懼以私脫加罪。』

(5) 她要用廚刀在她丈夫的心口畫幾十下。

(6) 她撕毀她公公的衣服，『批頰而摘翁髭。』

(7) 她逼死她的小叔楊萬鍾。

(8) 她逼嫁萬鍾之妻，虐待他的孤兒，日夜鞭打他。

(9) 她虐待她公公，『翁不能堪，宵遁，至河南隸道士籍。萬石亦不敢尋。』

這位楊尹氏可算是奇悍了。但那位高家江城的凶悍比她更來的奇怪。江城和高蕃本是小朋友，從小就相憐愛，高蕃執意要娶她爲妻。結婚之後，她的脾氣漸漸發作，

『反眼若不相識』。她的悍狀有這些：

(1) 她鞭撻她丈夫，『逐出戶，闔其扉。生啣啣門外，不敢叩關，抱膝宿簷下。』

(2) 『其初長跪猶可以解。漸至屈膝無靈。』

(3) 『抵觸翁姑，不可言狀。』

(4) 『一日，生不堪撻楚，奔避父所。女橫撻追入，竟卽翁側，捉而箠之。翁姑沸噪，略不顧瞻。撻至數十，始悻悻以去。』

(5) 她的父母氣憤不過，先後病死。

(6) 她裝作陶家婦，哄騙高蕃，試出了他的私情，捉他回家，『以針刺兩股殆徧。乃臥以下牀，醒則數罵之。……生日在蘭麝之鄉，如狂狴中人仰獄吏之尊也。』

(7) 她恨她姊姊，帶了木杵去，槌她一頓，打的她『齒落唇缺，遺矢溲